

Basketful of Snowflakes One Mallorcan Spring

Peter Kerr



[英] 彼得·凯尔 著 李晓育 译

马约卡之春

雪花满篮

Basketful of Snowflakes
One Mallorcan
Spring

I561.65/8

:4

2008

[英] 彼得·凯尔 著 李晓育 译

马约卡之春

雪 花 满 篮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 2008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约卡之春：雪花满篮 / (英) 凯尔著；李晓育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7
ISBN 978-7-108-02962-1

I. 马… II. ①凯…②李… III. 随笔—作品集—英国—
现代 IV. I561.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61275 号

责任编辑 刘雪枫

装帧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图 字 01-2007-3266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 数 160 千字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跟随我来这个宁静之岛，那里男人从不匆忙，女人永不衰老；那里的美景再怎样形容也不过分；那里终日阳光灿烂，就连月亮也是缓缓升起，迟迟移动。

——摘自圣地亚哥·鲁西诺尔 (Santiago Rusinol) 所作《L'illa de la Calma》[安东尼·洛佩兹 (Antoni Lopez)，巴塞罗那，1913]

彼得·凯尔 英伦作家，爵士乐手。热爱农场生活，举家移民西班牙马约卡岛，买下山谷橘园，辛勤耕种，并与当地文化从碰撞到融合。除包括本书在内的“马约卡四季”系列外，尚有《从海鲜饭到麦片粥》等。作者是欧美著名的中产阶级生活风尚代言人，其生活方式为多人仿效，堪称楷模。

封面摄影：李晓育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羊杂风波	1
2. 钱可不是那么容易挣的	32
3. 各取所需	50
4. 圣安东尼之火	75
5. 像狗一样病了	95
6. 在耶稣的庇护下生活	114
7. 成人的学校午餐	130
8. 社会的“蛇梯棋”	152
9. 街上的梦魇	169
10. 胜者与败者	187
11. 从安德拉特到索约尔	196
12. 海岛高地上的苏格兰狂欢夜	217
尾声：篮里之春	245

1. 羊杂风波

“先生，您行李中的动物食品属于违禁品，恐怕过不了关。”

“这怎么可能？违禁品？”

“是的，您知道它可能会影响人身健康！”一位海关检疫员用手捋着他浓重的胡须果断地说：“如果不能提供有效的证明，你的这种食品是不准进入西班牙境内的。”

我想这个时候雅克·伯恩斯的肺都要气炸了：“有效证明？”

“是的，先生。一张官方许可证。”那位检疫员换了只手继续捋着他的胡须再一次强调说：“这是必要的手续。”

无奈的雅克嘴角露出了一丝如躁狂症患者发病时的神经质冷笑。

“看在上帝的份上！”他有些气急败坏地说：“见鬼！有谁见过还要为羊杂碎去开证明的？难道它们还会喊叫吗？”

此时正值一月，在这个美丽的地中海小岛上，短暂的冬日已悄悄地被春风吹醒，当地人把这个季节称为“风和日丽的一月”。可是，此刻在帕尔马机场海关被开箱检查的雅克已无法感受到这

种浓浓的春意带来的气息。

“既然你携带此类物品，就应该提前申报，先生。”那位检疫员一边说，一边谨慎地将雅克包裹着这些由苏格兰羊心、羊肺和羊肝制成的食品的超大锡纸外包装重新包好：“任何动物，不管死活，没有许可证，一律不准入境。”他说着，又凑近瞟了一眼这些不受待见的羊杂碎，毫不客气地说：“尤其对‘猪’，更要严格检查。猪瘟和口蹄疫所带来的危害您应该很清楚！这可是会给马约卡的养猪农业户们带来灾难的。”

“这些羊杂碎可不是‘猪’！”雅克几乎是吼出来的：“事实上，这些东西根本都算不上什么带血的动物。”

“可是，在我看来它就是一堆死猪肉。”说着，那位检疫员重又弯下身来，侧着身子用一只鼻子轻轻嗅了一下：“而且闻着也没有什么不同啊！”

此刻，我几乎听到了屏住呼吸的雅克心跳的声音（他慢慢地在心里数了十下）。然后，他用手拨开锡纸，冷笑着用流利的西班牙语对那位检疫员说：“看看！先生！凑近了再看一看！我的朋友！你是在这里看到了猪腿还是看见了猪蹄？这上面是长了个大脑袋？还是有翘着的朝天鼻子和大嘴？是不是还有一个卷着的小尾巴啊？”

说到这儿，雅克停下来，等着这位检疫员的反应。

检疫员又向前凑了凑，保持他认为比较安全的距离，看了看这些打开的羊杂碎，无奈地摇了摇头。

“所以啊！”雅克涨红了脸，情绪激动地说：“你再看看，看见它长了（猪）眼睛，还是找到了它的肛门？”

检疫员很不高兴地皱了皱眉，又摇了摇头。

“这样看来，”雅克终于忍不住大吼道，“这根本就不是你说的他妈的什么‘猪’。是这样吧，朋友！”

作为马约卡岛上的新移民，我对这里的一切还不是很熟悉，更不能像雅克一样说着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我非常羡慕雅克那种坚持己见的本事，他对付当地人很有一套，常常可以用带有攻击性的态度轻松地与那些官僚作风十足的官员们周旋。他从佛朗哥独裁统治后期就生活工作在这个国家，因此，他清楚地知道该如何在不伤害对方的情况下表达自己的不满。可是，今天的状况有点特殊，他知道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

“在你能够提供有效证件之前，这东西将暂时交由检疫中心保管。”那位海关检疫员面无表情地说道。

“还用不用带着它们的护照啊？”雅克挖苦地问道，不过（在我看来这绝对是明智之举）这句话雅克用的是英语。我听了忍着没笑出声来，可是，接下来，雅克却像受到了鼓励似的用西班牙语（这倒显得不那么聪明）补充道：“你知道吗，官方证明上可是写着这家伙叫安格斯·马克斯波兰（MacSporran）——男性，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是大不列颠女王陛下和伟大的羊杂女皇陛下的忠实臣民。”

听了雅克这话，检疫员抬眼看了看雅克，然后稍稍停顿了一

会儿，从他的桌子下面拿出一个大的塑料口袋，伸直了胳膊将口袋打开。

“把它就放在这里了！”他说：“按规定，三天后您要是不能补齐相关的有效证件，这些东西将被处理掉，是销毁还是驱逐出境将由您自己决定，这些费用的支出也将由您个人支付。”

此时的雅克已清楚任何语言的表达都是多余的：“好吧！”他咬牙切齿地说：“记着要冷藏啊！我的朋友。我会回来的，很快！”

雅克转身离去了，就在这一刻，我起誓我瞥见在那位检疫员浓茂的山羊胡须遮掩下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得意的笑容。可能吗？我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像这样的一位政府官员也会有如此风趣的心境——起码他此时已完全击毁了雅克那有限的耐心。

“三天啊！”他在雅克的身后高声说道，刚才那诡秘的神色已不见了：“记住只有三天的时间，先生，否则，他们将和‘您’说再见了！”

对我来说，这一天是一个难忘的经历，本来开始是如此地平淡，谁也没料到会发生此后的这些充满戏剧性的插曲。从那天起，我发现在我和雅克·伯恩斯相处的日子里，总是会有一些难以预料的事情发生。

一月的马约卡，正是柑橘收获的季节，而对于我们这个坐落在特拉蒙塔那山谷中的小农庄来说更是一年中最为繁忙的日子。我们现在这里的农庄名字叫“市长府邸”（Ca's Mayoral），这是我们

搬来这里的第二个年头，一年前，我和妻子艾莉带着两个孩子放弃了在苏格兰从事的养牛和大麦种植业来到这里。在此之前，我们生活在苏格兰的“归家”（back home）农庄只有五十英亩的面积，这对于在当地更适合大庄园农业发展的环境和前景来说实在不足挂齿。我们搬来这里生活完全是因一次偶然的机会决定的——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更没有什么种植和经营橘园的经验——一次在马约卡的度假，我们发现了这个小农庄，于是就冲动地倾其所有将其买下，至于前景如何，风险有多大，我们都没有考虑。既然命运提供我们这个机会来到这个秀丽宜人的地中海小岛上生活，何乐而不为，还有什么顾虑呢？至于将来的一切随它去吧！

时间过得很快！来到岛上不久，我们就发现生活并不像想象的那么轻松。对果树种植的无知使我们在之前疏忽了一些常识性的知识：由于这个果园已经长期疏于照管，许多果树的生存状态已濒于奄奄一息，果园的经营令人担忧。如果没有住在附近那些年长的邻居们的帮助和指教，特别是当地的树医贝蒲·苏沃先生几次专业的诊治，很难想象，我们将如何维持生计。现在，经过一年的辛苦劳作，我们已经顺利地渡过难关。果园的一切渐入佳境，果树已慢慢康复，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赔钱——尽管只是收支平衡。

“四十公斤小柑橘，五十公斤橘，还有一百公斤瓦伦西亚橘。”艾莉核对着杰罗尼默先生的订货单说：“他中午前就会来取

货的。”杰罗尼默先生是我们这里的水果销售商人。实际上，我们果园的这些柑橘除了要留一些卖给我们的小儿子查理（Charlie）班上同学的妈妈们外，大部分都要经由杰罗尼默先生出售。

我们已经习惯了一种例行公事的约定：无论是杰罗尼默先生本人亲自来收购柑橘，还是我们自己沿着海岸线将水果样品送往杰罗尼默先生位于佩瓜拉（Peguera）小镇上的货场，他通常都会立刻写一个便条告诉我们他的需求。这样，我们就会在他来提货的头天晚上将橘子摘下装箱，然后将其运回农舍，第二天早上验货，过秤，送货。这是一套简便易行的方法，晚上采摘水果时的气温较低，可以保证我们这个小小农庄所供应的水果绝对新鲜。通常我们只是按照订单上的需求采摘水果，一般来说，我们不留存货。假如在没有事先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来了一个订单，我们会措手不及，不能马上付货的。好在这种事也不会经常发生，不过，偶尔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天，我和大儿子森迪正在把杰罗尼默先生订单上的最后几箱橘子搬往门外老角豆树下，在屋里接完电话的艾莉冲着门外的我们喊道：“橘子和瓦伦西亚橘还得再各来一百二十斤！”

我擦了擦流到眼角的汗水，喘了口气说：“今天杰罗尼默先生真是生意兴隆啊！”

“这批货不是给他的，”艾莉说，“是法安迪先生的电话。”

法安迪是个法国人，本名叫安德鲁，我们已经习惯于把他的国籍和名字连在一起，这样显得更亲切。他的两个孩子和我们的

小儿子查理是同学，我们相识在孩子们的学校。这次偶然的相遇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安德鲁和他的太太约瑟芬妮十分友善，我们两家人很快就成了朋友，更重要的是法安迪先生是他们家族企业中负责水果进出口生意的董事。他们的企业非常庞大，在法国、英国、非洲以及西班牙本土都有分公司，如今，他们又把生意做到了他父亲的出生地——马约卡岛上。说实话，我们一直觉得像“市长府邸”这样一个小小农庄所能提供的货源对于他们如此庞大的企业实在是微不足道。然而，这个法安迪就是那么一个善解人意的家伙。他非常清楚每一分钱的收入对于处在创业阶段的我们是多么的重要，因此，只要有可能，他总是为我们提供每一个能够赚钱的机会。

“今天下午两点钟，一定要把这些货送到机场附近他的货场中，”艾莉说，“他们公司运往马赛缺货需要尽快补齐。另外，他还需要一些柠檬，让我们有多少就凑多少。”

尽管现在的时间是早晨，可是在这里，刚刚过八点，山谷中的温度就已经升得很高了，完全可以和苏格兰的盛夏相比。看样子，今天又是一个大热天！通常在这样的時候，大家是没有心情赶工的。但今天这可是一笔诱人的生意啊——法安迪通常都是付现金的。

“快来吧！”我笑着对艾莉和森迪说：“拿着篮子、梯子和剪子，这可是难得的赚钱机会啊！”

可艾莉和森迪此时好像还没有接这个活的心情。

“嗯，我觉着如果要赶这个活，是要付加班费的吧！”森迪的语气中似乎已经没有商量的余地了。

森迪今年已经 19 岁了，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说，从父母这儿拿到的零用钱与真正从雇主手中挣到的工资意义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他在这个小农庄帮工得到的工钱也并不比我们给他的零用钱多——有的时候甚至还要少于他的零用钱。森迪也曾向我们透露过他未必会一直呆在这里的。艾莉和我都很清楚，他已经习惯了过去在英国时的生活状态，他更向往那种现代化、机械化、大庄园多种经营的方式。但是，当我们看上这个小农庄的时候，他还是义无反顾地支持我们举家迁往马约卡从事这种作坊式的农耕经营。他明白，我们现在必须辛勤耕作，才能使这个业已破败的农庄重现生机，他毫无怨言地给我们做帮工，并且会一直坚持到今年夏天。之后，他将会决定自己的去留问题。

我们在马约卡每卖一公斤橘子所能赚到的钱也就跟英国一个橘子的价钱差不多。因此，我们现在付给森迪的工资实在是微乎其微。但是，今天法安迪的订单对我们来说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屋外的阳光明媚，鸟儿在歌唱，整个山谷沐浴在一种静谧而神秘的气氛中，就连四周的群山都显得比往日清朗平静了许多。我现在的心情好极了，但一想到森迪又难免觉得很内疚，这是因为一直以来森迪帮助我们劳动所获取的工资真是少得可怜。

“嗯……我能不能得到一份加班费啊？”森迪半开玩笑地问道，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勉强。

“没问题!”我拍了拍他的背,冲他笑着说:“何止是加班费啊,这次法安迪订单收入的一半都归你了,你看怎么样?”

森迪眯缝着眼睛瞅着我,就好像我的头上突然长了只角,“你别逗我了。”他说。

我笑着点点头:“说实话,你一直都这么努力地工作,偶尔给你一笔奖金也是应该的啊!”

“一半?你的意思是说这次卖橘子所得的‘钱’一半都分给我?”

“没错!”

“真的?那好吧。”森迪笑了:“就照你的意思,拿着篮子,还有梯子、剪子,干活去啦!”

“呃……那么,你又该如何对待另一半的劳动力呢?”艾莉用一种典型的商业谈判的口吻问道。

“你说什么?亲爱的。”我装出一副很费解迷茫的样子问道,其实我心里很清楚艾莉指的是什么。

“就是说你的另一半劳动力——我!也该被犒劳一笔奖金吧?”她转过头来,冲着森迪说:“对吧?”

森迪朝她眨了眨眼,表示“理解”,然后冲着我点了点头。

“同工同酬嘛!”艾莉对着我甜甜一笑,以赞赏的神态拍了拍我,接着补充说:“亲爱的,收入的另一半得归我啊……你不介意吧?”

还没等我回话,屋里的电话铃又响了起来。

“我去接，”艾莉对我说：“趁这工夫，你好好考虑一下我的建议啊！”

我看着她笑了笑，然后和森迪把一会儿干活要用的空箱子等装到拖拉机的拖斗上。

“是雅克·伯恩斯从爱丁堡打来的。”艾莉接完电话，回到院子说：“他一会儿就上飞机回帕尔马。他说带了一些羊杂碎，挺沉的。让你下午去机场接他。”

“正好，”我走过来说：“反正下午也要去机场给法安迪送那批货，没问题的。”

“可是，别忘了，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摘橘子，不然，时间就来不及了。雅克平时帮咱们那么多，我已经答应他了，可别让他失望啊！”

在我们搬来马约卡之前，艾莉并没有学过多少西班牙语，但是，所有用西班牙语填的支票，她都会游刃有余应付自如。现在，我们全家所有的银行账单和经济支出也还是全部由她支配。其实，也只有她，才对我们每一天、每一个月、每一年的财政收支状况了如指掌。所以我能猜到，艾莉是想把今天这笔账单的收入存起来，以备日后贴补家用。艾莉就是喜欢玩这样的“小把戏”。

“那我的奖金谁出啊？”既然她喜欢这种游戏，我也不妨陪她玩玩：“我觉得，咱们应该把这笔钱分三份。”

“老板还要什么奖金！”艾莉驳道：“至少在咱们这儿，你可别想拿走一分钱！”

其实，这个时候，我是真想和她理论理论在我们这个家里到底谁是老板，但是我们还要赶紧干活，以后再说吧。

“好吧，算你赢了！艾莉，”我叹了口气：“订单的另一半归你，趁现在还有时间，赶紧把那些该死的橘子摘下来吧。”

雅克下了飞机，一分钟都没耽搁，为了尽快去营救他的那些被海关扣留的羊杂碎，他边走边对我说：“伙计，咱们直接去英国领事馆驻帕尔马办事处，就在市中心马约尔广场，别担心，那儿附近就有一个停车场。”看他那表情，还真就像是一个地地道道身兼重任的苏格兰人的模样。

说来也巧，我对马约尔广场的那个停车场还真是记忆犹新。记得我们刚刚搬到岛上不久，有一次就是在这个停车场与一辆载满修女的汽车狭路相逢，当时，我是想把车停在仅有的一个车位上，可由此而付出的代价至今想起，仍心有余悸……车胎莫名其妙地漏气，我的小腿和头部都无端地被击伤……所以，今天我可是把停车场仔细地看了个遍，确认真的没有搭载嬷嬷们的车辆后，才谨慎地把车停靠在一旁。

出了停车场，我们从利埃拉（Riera）路口急匆匆地踏着石阶赶往马约尔广场。“雅克，”我跟在雅克身后问道：“希望我问的不是一个很蠢的问题，但我真的想知道，英国领事馆怎么帮你把那些非法的羊杂碎弄进境啊？”

“这可是个挺复杂挺麻烦挺神奇的事情。”雅克说道：“伙计，